

ROGER ZELAZNY  
*The Great Book of Amber*

安珀志

10

二十世纪殿堂级  
史诗奇幻巅峰巨著

PRINCE OF CHAOS

混沌王子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  
张子漠 译

合出版公司  
ed. Publishing Co., Ltd.

读客®

琥珀志

10

PRINCE OF CHAOS

混沌王子

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  
张子漠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珀志. 10, 混沌王子 / (美) 泽拉兹尼著; 张子漠译.
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6485-4

I. ①安… II. ①泽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0996号

---

Original Title: Prince of Chaos

Copyright © 1991 by Roger Zelaz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Zeno Agency Ltd and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5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050

混沌王子

作者: [美] 罗杰·泽拉兹尼

译者: 张子漠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读客周奥扬 读客江培芳

封面设计: 读客刘倩

封面插画: 读客周丁乾

版式设计: 读客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绳刚 张新元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200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1印张


ISBN 978-7-5502-6485-4

定价: 35.0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

第一章



见证一个人的加冕，你便见证了他的全部。也许听起来有些讽刺，尤其当那位男主角是你最好的朋友，而王后是你猝不及防的爱人的时候。不过，该有的程序总是要有。有气无力的音乐、叫人难受的花花绿绿的服装，以及香烛、演说、祝告、钟声，它们是如此乏味而又怡然自得，要求你那故作诚恳的关注，一如婚庆、典礼和秘密人会议式。

就这样，卢克和卡洛儿成了卡什法的统治者，就在我那疯了一般的弟弟朱特差点要了我们的命数小时过后。不幸的是，他做得并不完美。作为安珀来到现场的唯一代表，虽然严格来说并非官方身份，但我还是站到了观礼人群前，频频接受人们目光的洗礼。故而，我得时刻保持清醒，嘴巴也得给出相宜的回应。虽然兰登不会承认我此行的正式身份，但我知道，若是我在此地做出不得体的行

为来，他还是会恼火的。

于是，我最终收获了两只酸痛脚掌、一根僵硬的脖子以及一身被汗水浸透的五颜六色的服装。这就是参加一场演出的代价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我和卢克的确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，站在那儿，我不由得再次想起了那些岁月，从击剑到径赛，从展览馆到影子世界，不知一顶王冠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改变。正是这顶王冠，将我的叔叔兰登，一个无忧无虑的音乐家，一个无拘无束的浪子，变成了一名审慎而负责的君王。虽然在亲戚们口中，我听到的通常是前面那部分。我暗暗强迫自己，不要那样去想卢克。不过，再次把话说回来，卢克和兰登在本质上就有天壤之别，更别说年龄了。不过，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。或者说，世事本就该如此？我意识到，如今的自己，比起不久前的那个自己已有很大不同。细想来，哪怕是与昨天相比，也有了不小变化。

退场时，夏洛儿设法将一张纸条塞给了我，说她得和我见一面，并注明了时间、地点，甚至还画了一张小小的地图。后来证明，那是王宫后面的一处偏殿。我们傍晚时分在那里相见，随后又演变为共度一宿。接着，我了解到她和卢克自小就订立了婚约，由贾丝拉和伯格玛订下，含有外交因素。不过，这一目的并未达到，其他方面也不了了之。就连两边的君王，也早已忘了这事。但最近的种种，倒是给所有人都提了一个醒。虽然他俩已多年未见，但根

据记载，王子已有婚配，她可以选择废止婚约，也可以选择同他一起戴上王冠。一切，都是为了卡什法。

更何况，还有艾瑞格诺。卡什法王座上有一名伯格玛王后，或许可以弥合这一地区的纷争。卡洛儿告诉我，至少贾丝拉是这么想的。而卢克，见琥珀并未作出任何承诺，而且黄金圈条约也已被搁置，已经开始动摇了。

我抱着她。虽然伤处的愈合程度令人惊讶，但她的状况依然不佳。她右眼上戴着一只黑色的眼罩，尤其敏感，只要我的手一靠近，便会有反应。哪怕是盯着那儿看得稍久一点也不行。托尔金究竟为何要用仲裁石替代她受伤的眼睛？我实在猜不透他的用意。莫非他觉得她能保护它的周全，不至于被试炼阵和洛格鲁斯夺去？我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几近于零。最近，终于得以同这位矮法师相见，虽然但凡上古智者都有着令人难以捉摸的本质，但我还是相信他是清醒的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我问她。

“非常奇怪，”她答，“算不上疼。更像是一种与主牌连接的感觉。只是这种感觉一直在，而我哪儿也去不了，也不能跟人说话。像是站在一个门洞里，能量溢满四周，正穿过我的身体。”

随后，我凝神定气，进入了那枚灰白戒指。从中看出去，轮子中那密密麻麻的红色金属线条，犹如一张巨网。当中一束闪动着的



亮光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没错，那是一条非常强劲的能量线，直通遥远的影子深处，也许可以用来探测一番。于是，我将它朝着她眼罩下面的那块宝石探了出去。

随后就传来了一阵抵抗力。实际上，当那条能量线探出去时，我并未感觉到什么。然而，却有一挂火帘出现在我眼前。奋力穿过那道火帘，我感觉自己的探寻能量渐渐慢了下来，最后停滞不前。我悬在那儿，似乎就在一片虚空的边缘处。这并非是我惯常理解的水火相济的感觉，此时的我，万万不敢像平常那样召唤试炼阵前来帮忙。于是，我只好奋力向前，接着传来一阵冰冷刺痛的感觉，开始吸收我召唤出来的能量。

不过，它并非从我身上直接吸取能量，而是我召唤出的力量的其中一股。我又向前推进了一些，一片星云般的微光出现了，挂在一片波尔图葡萄酒般的深红背景前。又近了一些，它开始变化出形状，一种似曾相识的复杂三维形状，想必正是我父亲所说的，一个人与宝石融合之前必经的路径。好吧，我已经进入宝石之中了。应该尝试进入吗？

“不准再向前。”说话的虽是卡洛儿，但我听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。此刻，她已陷入了一种昏迷状态。“你不准染指更高级别的进入。”

我撤回了探测，此刻并不急于去证明什么。不过，自从安珀出

事以来我就一直没有收起的洛格鲁斯之兆，此刻倒是让我得以看清，卡洛儿正被一个更高版本的试炼阵裹挟和穿透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不过，对方似乎不屑于回答我这一问题。卡洛儿微微一惊，摇了摇脑袋，注视着我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她问。

“你打了个盹儿，”我回答道，“这也难怪，托尔金的一番施为，想必让你更加疲惫了……”

她打了个哈欠，跌回到床上。

“没错。”她含混地说了一句，接着便真的睡着了。

我扯下靴子，拽下厚重的礼服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她身旁，拉过一条被子盖在我们身上。我也累了，只想要一个可抱之人。

究竟睡了多久，我不得而知。我陷入了一些黑暗而又纠结的梦境。一张张面孔走马灯一般闪过，人脸、动物脸、鬼脸，围着我不停地打转，竟没有一张稍露欢颜。森林倾覆，化为火海，大地摇晃着被撕裂，浊浪排空，海水撞击着陆地，月亮在滴血，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哀号不绝于耳。不知什么东西，在唤我的名字……

劲风袭来，将百叶窗撞破，哗啦有声。梦中，一头怪兽走了进来，蹲在我床前，柔声唤着我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。整个房间似乎都在摇晃，记忆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亚。仿佛一场地震，正在撕扯着

大地。狂风又起，厉啸变成了怒吼，外面传来什么东西坠地的声响，似乎树木正在倾覆，塔楼正在垮塌……

“梅林，萨沃王孙，混沌王子，起来。”它好像在说。随后，它磨了磨牙，再次开始。

等它叫到第四遍或是第五遍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也许不是梦境。外面不知何处传来了几声尖叫，一道道亮晃晃的闪电，伴随着滚滚雷声，时隐时现。

我先给自己下了一道防护咒语，这才动了动，睁开双眼。那声音是真的，一如破碎的百叶窗。床前的怪兽也不例外。

“梅林，梅林。起来，梅林。”长长的鼻子，尖尖的耳朵，长长的獠牙和爪子，绿中泛银的面容，大而闪亮的双眼，潮湿的羽翼收在油光水滑的两肋，脸上挂着不知是笑容还是痛苦的神色。

“醒来，混沌勋爵。”

“格里尔。”我叫出了昔日混沌家中的仆人的名字。

“是，爵爷，”它回答道，“正是教您白骨舞的格里尔。”

“我的天。”

“先说正事，爵爷。为了来叫你，我可是沿着那条恐怖的黑暗之线走了不少路。”

“那条线到不了这么远，”我说，“除非借助很强的外力。即便那样，可能也不行。现在可以了吗？”

“现在简单多了。”他回答道。

“怎么会？”

“萨沃陛下，混沌之王，于今夜同黑暗先祖长眠在了一起。我是专门来请你回去参加葬礼的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“哦，好，那行。肯定得去。我先收拾一下东西。不过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
我穿上靴子，套上剩下的衣服，系好了剑。

“在下无权获悉这些细节。当然，众所周知，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。”

“我想留一张纸条。”我说。

他点了点头。

“尽量简短些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从书桌上找了一张羊皮纸，草草写道：卡洛儿，家中有事须走。我会联系你的。写完，将它放在了手边。

“好了，”我说，“咱们怎么去？”

“我会将你驮在背上，梅林王子，就像多年前那样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儿时的记忆汹涌而来。像大多数怪物一样，格里

尔异常强壮。不过，我却回想起了我们昔日的游戏，在地穴旁边，在黑暗之上，在墓室当中，在洞穴之内，在硝烟未散的战场上，在废弃的寺庙里，在死去魔法师的墓穴中或是某个人的地狱里。相较于那些或因血缘或因母亲的婚姻而成为亲戚的人们来说，我同这些魔鬼在一起的时光，似乎要欢愉得多。我最常用的混沌之形，甚至是基于他们其中一个打造的。

他从房间一角吸过来一张异常笨重的椅子，将它变成了适合我的形状。我沿着他那细长的躯干爬了上去，紧紧抱住，而他则惊呼了一声：“啊，梅林！你这些天一直带在身上的是一种什么魔法？”

“我能控制住它们，但还没完全搞清楚它们的构成，”我回答道，“是最近才弄到手的。你都感觉到了什么？”

“热，冷，古怪的音乐，”他回答道，“四面八方都有。你变了。”

“每个人都会变，”他朝窗子走去时，我说道，“这就是生活。”

一条黑暗之线出现在窗台上。他爬到窗外，在触碰到那条线的同时，飞了起来。

劲风扑面，我们向下，向前，随即升起。塔尖掠过，犹如在水中摇曳一般。群星璀璨，一轮新月刚刚升起，照亮了一带低云。我们冲天而起，城堡和集镇在飞速缩小。星星跳跃着，变成了带状亮

光。一带薄如蝉翼的黑暗，荡漾着在我们头顶铺展开来，渐渐扩散。黑暗之路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这就像是天空中的一条临时黑暗之路。我瞥了一眼身后，它已不在那儿了，就像是我们刚已走过，它便收了起来一样。或者，是它将我们卷了进去？

在我们下方，小村庄就像正以三倍速度快进的电影画面一般向后退去。森林、峰峦和山头，一闪而过。我们的黑暗之路，犹如一条硕大的缎带，在眼前有规律地起伏着，一片片亮光和黑暗，犹如日光下的云影，不断地滑过。随后，速度陡增，我突然意识到已没有了风。猝不及防间，一轮月亮已高高地挂在头顶，一弯山脊，在身下如走龙蛇。静谧，带着梦幻的色彩。眨眼间，月亮低了许多。一带亮光，从我们右侧挤了出来，星星跳上天际。沿着那条黑暗之路，我们一路飞驰，而格里尔似乎并没有劳累的感觉。月亮消失，那带长长的云彩下面，亮光染上了一层奶油般的黄，在我眼底渐渐透出了粉红。

“混沌的力量起来了。”我感叹道。

“混乱的力量。”他回道。

“你应该还有一些话没说出来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过是一名仆役，”格里尔回答道，“还没有参与重大决策的资格。”

世界渐渐亮了起来，极目远眺，黑色缎带泛着层层涟漪。山峦

在身下远远地掠过。浓云四散，而新的又在飞速聚拢。很显然，我们已开始穿越影子。片刻过后，山峦退去，起伏的平原滑过。突然间，太阳出现在了中天。我们似乎正在黑暗之路上凌空飞行，格里尔脚不沾尘。有时他的双翼在我面前一动不动，有时，又如同蜂鸟的翅膀一般，扇成一片幻影。

左侧远处，太阳变成了活泼泼的红，一片粉色的沙漠，在身下铺展开来……

随后，黑暗再次袭来，星大如斗。

接着，我们开始下降，堪堪擦着树梢而过……

一条繁华的城市街道兜头迎了上来，灯柱上、汽车前、橱窗中，霓虹点点。城市所特有的温暖、沉闷而又带着尘埃和青草味道的气息，将我们裹挟其中。几名路人抬头瞥了一眼天空，似乎根本就没注意到我们飞过。

我们越过河流，冲上郊区的屋顶，眼前的景象，无一不泛着涟漪。岩石、熔岩、雪崩、摇晃的地面，一远一近两座活火山，朝着湛蓝的天空喷着黑烟……好一幅天地初开的景象。

“我猜这应该是一条近道？”我问。

“近得不能再近的近道。”格里尔答。

我们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夜，有时，我们来到深海之下，闪闪发光的海洋生物悬浮在两旁，左冲右突。不过，在黑暗之路的庇护

下，我们片缕未湿。

“这事所引发的变故，丝毫不亚于奥伯龙的死。”格里尔主动说道，“它的影响，正在波及影子。”

“可奥伯龙的死，碰巧和试炼阵的再生重叠在了一起，”我说，“不仅仅是两级中的一位君主驾崩那么简单。”

“没错，”格里尔回答道，“可现在是能量失衡之秋。这事加重了它的失衡，形势甚至会更加严峻。”

一块巨大无朋的黑色巨石上开了一个口子，我们一头扎了进去。一条条亮光，从身旁掠过。一片淡蓝，变化不定。随后，究竟是多久，我有些说不准，我们出现在一片紫色的天空下，与那黝黑的海底似乎没有任何过渡。前方，一颗孤星远远地闪现出来。我们朝着它加速而去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试炼阵已经变得比洛格鲁斯强了。”他回答道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王庭和安珀对峙时，科温王子画了第二个试炼阵。”

“对，他跟我说过这事，我也见过那个试炼阵。他当时害怕奥伯龙不能修复原始试炼阵。”

“可他做到了，所以现在出现了两个试炼阵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

“你父亲的试炼阵同样也是秩序的产物，它让亘古不变的平衡倾向了琥珀那边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，格里尔？在琥珀，似乎没人认识到这一点。也有可能，他们是不方便跟我说。”

“你哥哥曼多王子和菲奥娜公主怀疑此事，于是前去寻找证据。他们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你叔叔宿慧勋爵。他去了影子几次后，也开始相信了。萨沃国王驾崩时，他正准备禀报此事。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，是因为派我去接你的正是宿慧，是他让我告诉你这些的。”

“我还以为是我母亲派人去找我的呢。”

“宿慧相信她也会，所以他才想要先找到你。我告诉你的这些关于你父亲试炼阵的事，还没有多少人知道。”

“那我应该怎么做？”

“他对我的信任，还没到告诉我这个的时候。”

那颗星星更亮了些。天空中四处是一片片的橙色和粉色，像是打翻了一只橙粉二色的颜料桶。没过多久，当中便多出了数条绿色的亮光，在我们四周相互纠缠着，宛若彩旗。

我继续向前飞驰，刚才那派景象统治了整个天际，犹如一把慢慢旋转着的太阳伞，亦幻亦真。下方的景色，已变得完全模糊了。我像是打起了盹儿，但可以肯定自己并未失去知觉。时间，似乎在